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定公經傳解詁弟十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 箋曰元年例月此去正月從時例無月而書王亦無事書月之例時具而後爲年有王而後爲元也

定何以無正月 据莊公雖不書卽位猶書正月　箋曰据隱公書元年春王正月三月

正月者正卽位也 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卽位

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

月箋曰後即位則當明年改元定公五月薨哀公五月即位明年乃稱元年是明證也今昭公十二月薨踰月改元是已即位明矣而云即位後者順諱文**即位何以後**据正月正即位箋曰据踰月即稱元年**昭公在外**昭公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箋曰時欲不迎昭公故先立定公昭公不還則定不爲子當從立篡例**曷爲未可知**据已稱元年箋曰据已立嗣君改元**在季氏也**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箋曰不迎喪則爲篡也**定哀多微辭**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主人習其**

讀而問其傳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箋曰主人若知經例則知春王與三月不連必問傳而知其義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箋曰若主人不習不問則以春王三月連文未知春秋之罪已此通爲微詞發例凡衆人所疑惑者皆微詞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箋曰執例時月者起非晉人實晉大夫

仲幾之罪何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不蓑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箋曰一處不蓑餘處皆傾蓋值大雨諸大夫皆未及防既而訪其故因執仲幾也一讀蓑爲衰分之衰言不受工

其言于京師何據城言成周執不地**伯討也**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　箋曰先爲成周今成京師是美伯功之詞故知伯討

伯討則其稱人何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　箋曰据相殺稱人者有罪此當以國名氏**貶**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　箋曰下見名氏上稱人是貶

例曷爲貶据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　箋曰据伯討不貶不與大夫專執也箋曰可言人執不可言韓不信執曷爲不與据伯討箋曰据大夫出竟有專之道實與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箋曰据士匄乃還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不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　箋曰亦猶郤克不得專廢許大夫息事不許生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

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 箋曰喪至例日當言至自晉奪晉地同內地者起不得入晉乃見譏晉意

戊辰公即位 箋曰即位例月日者失禮例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 据癸亥得入已可知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于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

曰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　箋曰以七日起繼嗣臣子之禮**子沈子曰**箋曰子沈二字旁注誤入正文**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然後即位**箋曰沈子以喪至乃立定非也**即位不**

日此何以日據即位皆不日　箋曰據日皆議例**錄乎內也**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　箋曰內有纂立之禍故日以謹之非善之也謹之者爲之諱若曰公實以癸亥即位非正月已改元使主人自悟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箋曰公葬例日

九月大雩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箋曰大雩例時月者見旱

立煬宮箋曰立例月時者諱文又同纂例皆所謂微詞

煬宮者何據十二公無煬公箋曰據生者居日宮煬公之宮也春秋前煬公也箋曰以與武宮同稱謚也立者何箋曰據桓僖立宮不書

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箋曰煬公熙伯禽子繼兄考公酋立六年卒始築茅闕門爲魯城制作之祖故本其功以配武公象二世室蓋以周公配天伯

禽爲太祖與從祀先公皆叛臣欲擅制作之權

冬十月霣霜殺叔箋曰霜例時月者以異書僖異不月者傳聞世遠

何以書箋曰据霜以不殺爲異記異也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箋曰但殺菽故異也魯十月夏九月霣霜不爲異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据無麥苗以災書異大乎災也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箋曰霜重棲叔枝葉之粗肥皆死而艸木無傷足以大之而異之

二年春王正月箋曰元年無正月當於此年改元而同繼殺例不即位故不書他事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箋曰內災例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間其交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兩觀微也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時災從兩觀起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殺其

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以微及大也箋曰雉門宮城正門兩觀宮闕

游處使同孔父先死例言及爲累詞也何以書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

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記災也此本于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

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

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

秋楚人伐吳箋曰伐例時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箋曰作例時月者起非新作

其言新作之何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箋曰据言新有故之詞比灾已

無故矣脩大也天災之當滅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
見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据西宮災復脩不書箋曰据世室
屋壞不言脩譏箋曰加新言作故知譏也何譏爾箋曰据雉門當脩不
務乎公室也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修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卽修之如諸侯禮箋曰不務如諸侯禮自比王者之後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月者譏繼昭而不改政仍
以如晉爲亟至河乃復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咎於晉故危之箋曰
至復例時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箋曰見世邾婁例日卒

夏四月箋曰方恥至復故不書他事

秋葬邾婁莊公箋曰見世正例時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箋曰大夫及諸侯盟正例時三世各一見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箋曰陳卒例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箋曰公會例時月者譏大會而淺侵）侵楚（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客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　箋曰侵例時）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箋曰滅執例日）以沈子嘉歸（箋曰以歸例時嘉名者見殺）殺之（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

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
公戒也　箋曰殺例時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　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辭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襃與信辭　箋曰公及盟例日月者方言諸侯爲散詞不信不在公也
杞伯戊卒于會　不日者與盟同日　箋曰卒會例時
六月葬陳惠公　箋曰陳款不葬以子會溫此以子會召陵見卍例
許遷于容城　箋曰遷于例時三錄許遷於見世示與滅恤小之義

秋七月公至自會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箋曰公至例時月者起前譏諸侯此譏公不能正

劉卷卒箋曰外大夫卒例月時者從會例

劉卷者何箋曰据不言劉子天子之大夫也箋曰下稱公是劉邑非氏也大夫卒同諸侯以邑爲爵但名不氏言劉子則嫌爵矣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箋曰据非使我我主之也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主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恩於天子也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

葬杞悼公箋曰杞葬例時

楚人圍蔡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箋曰圍例時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箋曰伐例時

葬劉文公箋曰外大夫葬例時起本不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箋曰据王子虎不書葬錄我主也其賓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于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

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箋曰劉子有采邑非子虎比我主之則從臣子詞錄之見此者明王官無來聘例以其稱公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箋曰及戰偏戰例日戰楚師敗績箋曰敗例時

吳何以稱子据滅徐稱國夷狄也而憂中國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其憂中國柰何箋曰据言蔡侯以權在蔡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形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以干闔廬不待禮見曰干欲因

闔廬以復讐闔廬曰士之甚言其以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於亂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

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爲是興師使𧆛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於是興師而救蔡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于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箋曰此史記事之文便言耳無關經義經直以蔡侯以之見憂中國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柰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

誅也

子復讐可也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絶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絶不得殺

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

復讐不除害

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恐害己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

朋友相衛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讐所勝時子胥因仕于吳爲大夫君爲臣讐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讐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而不相迫**迫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古之道也**

楚囊瓦出奔鄭箋曰出奔例時

庚辰吳入楚箋曰入例時日者起吳子入之

吳何以不稱子据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　箋曰据楚子入陳**反**

夷狄也箋曰初以憂中國進之至此仍反其故**其反夷狄柰何**

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箋曰据楚子滅蕭更詳之

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曰者惡其無義　箋曰初進

後蔡夷狄行未改退子稱國見其君罪故知君爲狄行妻母者便文言史事經不須見其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五大夫叛箋曰日食正例

夏歸粟于蔡箋曰歸例時

孰歸之箋曰据歸某于某者內詞諸侯歸之箋曰以成陳例之上無內文也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据齊人來歸衛寶箋曰据會于澶淵宋災故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時爲蔡新被强楚之兵故

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箋曰初但屯楚境侵楚至此見楚破乃爭事蔡故云離至也離至而言我是譏內文

於越入吳 箋曰狄入例時

於越者何越者何 不言或者嫌兩國箋曰据前已見越此加於非州國之殊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箋曰於越荒忽於見世始通不可驟治故因而示義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

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仲遂以貶起殺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大夫卒例日隱如出君責在昭公注義非　箋曰內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箋曰內大夫卒例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箋曰圍例時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箋曰滅例日

以許男斯歸箋曰以歸例時斯名者下見許男圍蔡起斯當絕

二月公侵鄭月者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　箋曰公侵例

時月者起救許遲不及事

公至自侵鄭箋曰至自例時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箋曰如例時二大夫並使與遂得臣同爲下圍運見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箋曰執行人例時

冬城中城箋曰城例時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箋曰圍例時

此仲孫何忌也箋曰据上如晉曷爲謂之仲孫忌箋曰

据貶當去氏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箋曰名者所以定命示信自閭史書之諡乃易之仲忌魏多輒更其名使民疑惑邦交無據故並書之則譏義顯矣忌於此一名後又更書何忌明春秋所改正也

七年春王正月

箋曰此年比三時不書他事專見齊事者爲下公再侵見譏意也先君出奔晉禮不若齊反詔晉伐齊故惡之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箋曰盟例時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箋曰執以侵例時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箋曰盟例時皆謀我

大雩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箋曰大雩例時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箋曰伐例時

九月大雩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箋曰大雩例時月者廖震說見一歲有二雩例起昭二十五年又号非雩致先見二雩

冬十月箋曰不書他事具於上說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箋曰公侵例時月者起背齊爲內惡

公至自侵齊箋曰至自例時

二月公侵齊箋曰侵例時再見月者比侵尤危

三月公至自侵齊出入月者內有彊臣之讐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月者惡內危重不於上上至箋曰至自例時此月者若侵至四見月反嫌例月月危惡意不顯也

曹伯露卒箋曰見世曹例卒月葬月此時卒者曹初與桓同見治王者終退從

夷例卒葬皆時略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箋曰伐我例時

公會晉師于瓦 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箋曰會師例時晉救不書者譏背齊而與晉

公至自瓦 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 箋曰至自例時以地至起晉救至瓦也當從得意致而致地危之明不與與晉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箋曰陳卒例日

晉趙鞅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 遂侵衛 箋曰遂例時大夫無

遂事此言遂者起爲內侵

葬曹婼公箋曰見世曹退時葬自此不見曹卒葬

九月葬陳懷公箋曰陳葬例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箋曰侵例時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箋曰盟例時

從祀先公箋曰從祀一見例時

從祀者何箋曰据從王正也

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箋曰對躋言之躋自後逆上從順前行之詞公者親廟之稱也文高宣曾成祖襄禰昭時之序也信已

當毀矣用文例以文宣兄弟爲一世故昭時祀僖閔並在高廟至此立煬宮作雉門講廟祀之禮乃始正之而又立桓之僖二宗與武煬爲四宗取其從祀得爲人後之義故但言先公而立桓僖諱不書從下見之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　諫不從而去之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徵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　箋曰三五謂卿大夫也文公時公孫赦奔莒卿也仍卒之明不絕也故曰去定公時盜竊國寶賤者書盜明無大夫也故曰叛此當時別傳一說經意未必然

盜竊寶玉大弓　箋曰盜例時竊一見

盜者孰謂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　箋曰据賤者竊諸盜盜亦士也非行竊者謂陽虎也箋曰賤者將殺大夫經不見其名按史記知為陽虎便文言之陽虎者曷為者也箋曰据公士有守藏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陪臣為政者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箋曰据郜鼎納太廟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王不書者舉逐君為重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箋曰蓋以君命下獄論死待時行刑睋而鍥其版以爪刻其饋籤板箋曰言睋者有

守人何之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甫箋曰蒲甫蒲社之圃

刑僇人于社故就旁圃殺之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時箋曰時二

氏已知必殺季孫無間劫之耳至乎日若時而出箋曰若如也言鍰版

言信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箋曰姊妹之子爲出御之爲季孫御

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子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也設誓以結之言世世子孫不敢忘其德箋曰有親

非累世臣之也一身不能臣累世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

記之也箋曰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

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爲季孫車右賓衞之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横去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棰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棰馬銜走蔓曰陽越以臨南爲陽氏出信任之意起倉卒故失備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殺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

或曰殺千乘之主時季氏邑至于千乘日季氏專魯故主千乘箋
而不克舍此可乎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
得國而已得免專國家而已己去彼仍得國願箋曰言己足也如丈
夫何如猶柰也丈夫大人稱也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
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趣駕使疾駕既駕公斂處父
帥師而至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慬然後得免自
是走之晉箋曰內亂執正卿氏得國視其生死不書者不與季尚不若弓玉得
失之重亦猶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寶者何箋曰据衛寶不言玉及弓璋判

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

白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質力千斤

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頫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箋曰方錄盜竊故不書他事起國亂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箋曰鄭卒例日

得寶玉大弓箋曰得一見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釋執復邑皆不書國寶也箋曰言國無大唯弓玉爲寶也

喪之書得之書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箋曰譏魯君臣曾不足與於得喪之數

六月葬鄭獻公箋曰鄭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例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

箋曰次例時我動故書

秦伯卒 箋曰秦卒例時不名非嫡

冬葬秦哀公 箋曰秦葬例時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箋曰及平例時月者實公及非微者及平者近正嘉其與齊也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箋曰公會例時

公至自頰谷 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

從教得意故致地日至自例時地致危例箋

晉趙鞅帥師圍衛箋曰圍例時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箋曰來歸例時

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据齊嘗取魯邑箋曰据上致會有危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齊人為是

來歸之齊侯自頻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魯侯加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絶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箋曰魯始欲修政而餌於齊利輕敵重地故恥其見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箋曰圍例時內邑言圍起其强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箋曰圍例時

宋樂世心出奔曹箋曰出奔例時

宋公子池出奔陳箋曰出奔例時

冬齊侯衞侯鄭游遬會于鞌箋曰會例時太平錄外會

叔孫州仇如齊箋曰如例時喜結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欒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强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箋曰出奔例時言弟者未絕之故仲佗等再出宋暨不得已惡宋公之詞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

池自陳入于蕭箋曰入例時辰以叛入則出亦惡矣故爲出入惡詞而佗等不復出宋不言宋蕭亦奪宋公者後汲汲當坐重以畔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

夏四月箋曰方詳宋亂故不書他事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箋曰入例時不加叛先不同叛

冬及鄭平箋曰及平例時微者廖震說上及及齊平月此見正例

叔還如鄭莅盟箋曰如例時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殺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箋曰見見世薛卒例時不進正例

夏葬薛襄公箋曰見世薛葬例時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箋曰墮例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箋曰伐例時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箋曰隳例時

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据城費　箋曰待再墮乃問者据見者不復見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箋曰此推言隳費之故由十年用孔子時曾言之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箋曰國內兵不書此言帥師者不聽也不用孔子而徒行其言務以兵征故譏帥師雉者何五版而堵八尺曰版堵几四十尺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百

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秋大雩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箋曰大雩例時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殺薛殺其君比諂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箋曰日食正例

公至自黄　箋曰公至例時至地者危重

十有二月公圍成成仲孫氏邑　箋曰圍取邑詞例時月者起實不能取

公至自圍成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箋曰至圍例時不得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箋曰次例時我動故書蓋以救成

夏築蛇淵囿箋曰築囿例時不能服內邑而事游觀譏之

大蒐于比蒲箋曰此與下見比年大蒐正例講武詰戎教民之大典太平以此止戈故特見正法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箋曰伐例時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箋曰入例時不言出奔起晉陽鞅邑以畔箋曰叛例時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箋曰入例時不言出奔私邑以畔箋曰叛例時

晉趙鞅歸于晉箋曰歸例時

此叛也其言歸何据叛與出入惡同据上言出入惡此言箋曰出入無惡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箋曰以不言出奔故知以地地謂晉陽私邑也其以地正國奈何箋曰据入則不正晉趙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箋曰太往晉陽取甲加畔文耳言歸于起非實叛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箋曰据大夫與大夫相爭皆不得加叛君側之惡人也箋曰叛而鞅歸是先在君側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箋曰据賢季子過惡無君命也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箋曰先言入故知專討也

薛殺其君比箋曰國殺君側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箋曰來奔例時

晉趙陽出奔宋 箋曰出奔例時趙陽與晉荀寅士吉射趙鞅魏曼多見晉有五卿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 箋曰滅執例日 以頓子牄歸 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 箋曰以歸例時

夏衛北宮結來奔 箋曰來奔例時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月者爲下卒出 箋曰狄敗狄例時月者

起光以敗而卒傷而反至舍而卒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吳子光卒 箋曰見世吳例月卒此時者篡不明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箋曰公會例時

公至自會 箋曰至會例時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箋曰君會例時太平錄離會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箋曰使來歸例時見王使正例

石尚者何 箋曰据王使氏者當字 天子之士也 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箋曰以名知士也見王無使大夫聘問之道 脤者何 箋曰据非寶非田邑

俎實也實俎肉也腥曰脤熟曰燔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箋曰王有歸脤之禮因以見王使正例助祭不書亦見不記事也脤社肉膰祭肉歸膰者祭太祖廟歸脤者蓋祭大社天子有戰勝之事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箋曰出奔例時

衞公孟彄出奔鄭箋曰出奔例時後見歸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箋曰來奔例時

大廋于比蒲譏亟也箋曰大蒐例時此與上見比年大廋正法自此此不復見

邾婁子來會公書者非邾婁子會人于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箋曰來會一見例時承上大蒐文邾婁來比蒲同於國內則附庸明矣

城莒父及霄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

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譏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箋曰城例時別公私與諸及防相比見例定始無正終無冬以著其無始終與桓終始見王同起譏文也不於十五年去冬者薨在其年冬前嫌爲譏定臣子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月者嫌上來會爲譏文故加錄之

鼷鼠食郊牛牛死箋曰牛災例時改卜牛箋曰改卜例時不言免牲不郊改卜正禮也

曷爲不言其所食（據食角）漫也（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箋曰滅執例日）以胡子豹歸（箋曰以歸例時）

夏五月辛亥郊（箋曰郊例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箋曰據五月不時當言用）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

者從可知　箋曰廖昺文說成七年不郊爲正啟兩食牛此牛死皆在正月先卜郊日雖吉以無牲不能郊也必滌三月則當卜於四月然卜郊又不吉故轉至五月也成不再卜郊者以五月不可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箋曰公薨例日高寢君母所居時昭夫人孟子存定夫人已卒不書皆可於此見之

鄭軒達帥師伐宋　箋曰伐例時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　箋曰次例時蓋欲伐魯聞喪而止

邾婁子來奔喪　箋曰來奔喪一見例時

其言來奔喪何據會葬以禮書歸含目賵下言來箋曰據正禮常事不書

奔喪非禮也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奔喪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箋曰魯以天子禮自居邾婁屬國而比之諸侯言奔喪起其服斬用臣禮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箋曰君母卒同夫人例日

姒氏者何箋曰據不言夫人哀公之母也姒氏杞女哀公者郎定公之妾子箋曰以葬知爲哀母不言夫人知非嫡嫡死乃得成妾母喪於此見定娶

夫人及卒皆不書春秋不記事也

何以不稱夫人 据母以子貴 箋曰据成風聖姜頃熊定弋皆稱夫人

哀未君也 未踰年不稱公 箋曰未君而卒之者已嗣無君母則服之三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殺其君舍 箋月日食正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箋曰會葬例時比遭二喪故月或者君來例月

丁巳葬我君定公 箋曰公葬例日

雨不克葬 箋曰不克例時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箋曰公葬例日見下昃者與夜中同意詳錄之言乃者葬當先定姒不依禮遇變而猶不改爲難詞以譏之

辛巳葬定姒 箋曰君母葬例日葬先輕而後重目言之非禮自明

定姒何以書葬 据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箋曰据子氏稱夫人猶不葬

未踰年之君也 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箋曰已成君矣起隱公於母進退失禮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冬城漆箋曰城例時譏兩喪而興工役

春秋定公經傳解詁弟十

受業常甯王衛清
耒陽曾榮楚校栞

春秋哀公經傳解詁第十一　　春秋十一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箋曰公即位例月五月嗣位踰年改元乃即位益見定元年之非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成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　箋曰圍例時特見隨侯者見世初見與滕侯薛侯同為微國例亦錄隨也許男或得歸或別立皆不見凡以明春秋不記事之意楚吳新伯齊晉舊伯魯鄭先伯宋

二王後太平專記伯國征伐事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鼷鼠食郊牛災不敬故　箋曰牛災例時

改卜牛箋曰卜例時

夏四月辛巳郊箋曰殷四月夏三月明太平改正行夏之時三卜而可郊王者改元之郊不以災牛廢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箋曰伐例時太平先正大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箋曰伐例時譏文明下取田邾婁服盟故以伐正其罪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婁箋曰伐例時月者起下取田爲內邑取詞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　箋曰取文與汶陽濟西田同本內田也而上見伐文故知不諱取地而大之喜得田之詞嫌王者不取明有罪者得取也歐陽屬說傳例及有公私微大二例此及葢以田多少言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箋曰大夫及君盟例時服而舍之大信例也一予一奪故日以起之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箋曰衞卒例日

滕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明先服當進其朝禮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箋曰納例時

戚者何箋曰据當舉國以納衞之邑也箋曰衞圍戚見伯討文是也

曷爲不言入于衞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衞日据突入櫟末言耳　箋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知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小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衞不可醋而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六頓子同　箋曰以稱世子是出奔猶不絕

子名也若言納于衛則與世子以國矣生奔自絶父父死以兵入而有其國長簒叛之路故明絶之使與衛爲敵國詞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箋曰偏戰例日鄭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冬十月葬衛靈公箋曰衛葬例月過時不日不日不能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箋曰遷于例時月者存蔡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

也箋曰國殺大夫例時成之爲諸侯使有大夫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箋曰圍例時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箋曰据上納稱世子與彭城例異當坐伐喪或使衛主之而詞言會伯討也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箋曰使曼姑從齊征之耳其實齊師來會也此其爲伯討奈何箋曰据彭城加宋此不言衛戚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

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之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 箋曰若言圍衛戚嫌圍世子故絶之爲國文以明上言衛世子非復正也衛圍戚又從齊許曼姑明矣時人紛然以拒父爲衛罪今乃以爲子篡父邑又自成國而與衛爲敵純與世論相反丹有所以疑夫子爲衛君也

輒者曷爲者也箋曰便文問之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据春秋有父死子繼 箋曰据誅君之子不立蒯聵爲無道行不中善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箋曰明靈公得逐之且不失父子恩仍立其子然則輒之義

可以立乎 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　箋曰輒立則必拒父故問義可否 曰可 箋曰以經許伯討也 其可柰何 箋曰据父在子不得從政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　箋曰子無奔道辭立則從子奔是相率叛君父 以王父命辭父命 辭猶不從　箋曰代父事王父父若命輒奔則必以爲不可事王父也直辭之不可從也 是父之行乎子也 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　箋曰不獨靈命得行乎子蒯聵亦因而有子故不從父奔則父子義行 不以家事辭王事 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　箋曰王但封衞使靈公爲主唯其所立不問其家事也 以王事

辭家事

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　箋曰立孫之義不問其父願否蒯聵雖逐之靈公可立立之王命在故也如堯立舜亦逐子也嫡孫立則王命行衛輒私意必欲立父是子可主父之廢置下行上矣

是上之行乎下也

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曰者善伯討

箋曰如此大義已明而論語復賢讓國者蒯聵必欲入輒拒而殺之又大變也故輒之先立是也既立而與父爭國則有仁人所不忍言者當於入戚後而釋位去之不問其所立乃無怨也若以子拒父之說則邪俗之見不足正之

夏四月甲午地震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箋曰地震例日象王者威動四海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箋曰內灾例日使躋僖丹楹皆灰滅無遺諸不正者復歸於正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復立也箋曰以言宮故知非親廟復立桓宮者三家之宗也復立僖宮者魯頌爲僖作皆比之於有德之宗不限世數曷爲不言其復立据立武宮言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　箋曰書桓

宮僖宮災復立自明前從祀先公時所立也**何以不言及**據雉門及兩觀箋曰據仲子微成風尊故不言及今皆尊可及也**敵也**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箋曰明皆尊亦不言及及者累詞耳**何以書**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箋曰據不當立**記災也**災不宜立箋曰起太平當正宗廟之禮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箋曰城例時大夫帥師城一邑例帥師者有危凡城皆譏嫌可不城故正帥師城為正例王者為衞民而城之也公邑宜城私邑宜陸

宋樂髡帥師伐曹箋曰伐例時伯討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箋曰放例時放者近正君臣之詞太平君使臣以禮實君稱人者嫌實近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辛日葬月箋曰見世進秦得月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箋曰圍例時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箋曰盜殺君例時日者賁大夫也

殺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殺何据宋人殺其君處臼稱人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故賤又放於夷狄故賤乎箋曰已放賤賤乎賤者孰謂据無主名殺大夫乃窮諸盜箋曰据謂罪人也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上見放君待以禮此箋曰罪人卽公孫獵倚吳力歸弒實吳殺之坐罪獵耳

蔡公孫辰出奔吳箋曰出奔例時上罪獵不明再見公孫吳以起之

葬秦惠公箋曰日卒者月葬此時者起日卒爲進非本例

宋人執小邾婁子箋曰執例時成小邾婁為諸侯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晉人執戎曼子赤箋曰執例時見世進夷國稱子歸于楚箋曰歸于例時

赤者何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　箋曰据赤歸于曹文與此同戎曼子之名也箋曰以執歸于文相連又戎曼子初見宜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据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　箋曰据歸于者罪未定唯天子命乃有此文子北宮子曰

箋曰北宮子旁注誤入正文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箋曰辟除也王者太平不外夷狄齊晉二伯撥亂之治也無外之義當立楚吳二伯故除晉伯而使楚同京師之文京師方伯詞也

城西郛

箋曰城例時城西郛前已見

六月辛丑蒲社災

箋曰內災例日賈逵說公羊作蒲社

蒲社者何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亡國之社也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箋曰蒲姑奄君所遷之地後以封魯故有蒲社言社必繫國而經不見蒲故知亡國社者封也封土爲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箋曰据不存蒲記災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箋曰見內有祭亡國社之禮蒲社災即故宋之義見新王己致太平先代當遷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箋曰見世滕進日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箋曰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 箋曰蔡葬例月過時不日不能葬書葬見討盜不書凡討賊者必當國或大夫也

葬滕頃公 箋曰滕葬例進月此與甯皆從本例時葬

五年春城比 箋曰城例時太平見三城者明不與上諸城同例無事城乃譏

夏齊侯伐宋 箋曰伐例時伯討

晉趙鞅帥師伐衛 箋曰伐例時伯討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箋曰齊卒例日

冬叔還如齊箋曰如例時亦爲葬景公特見如時葬月之正例爲嫌有如者則月也

閏月葬齊景公箋曰齊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治伯國詳故正其禮

閏不書此何以書据楚子昭卒不書閏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

喪曷爲以閏數据卒不書閏喪數略也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箋曰齊略於喪故從而略之

六年春城邾婁葭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皆

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箋曰城外邑不書比邾婁邑於內邑特書城以起之即取之當言取葭足明之矣城例時太平內邾婁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箋曰伐例時伯討

吳伐陳 箋曰伐例時吳將伯故先令得專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箋曰來奔例時治伯國大夫等位也

叔還會吳于柤 箋曰會例時內會狄見一例亦將伯吳先見之非狄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箋曰楚卒例日

齊陽生入于齊 箋曰入例時挈者陽生當國

齊陳乞殺其君舍箋曰大夫殺君正例日時者起陽生當國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据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而立氏公子　箋曰据棄疾殺虔稱公子比殺子爲讓也箋曰陽生與乞相應和若處父伐楚以救江也此其爲讓柰何問其義　箋曰据衞侯術設君言復歸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貴自專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

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晉世子申生是也箋曰乞既詔君又詔太子所以兩利惡陽生謀篡於乞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教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區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出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箋曰守邦國者用玉節以示其意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齊人語也寘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服斬此除謂受服也箋曰臣爲君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有魚叔之祭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籑曰君練大夫廢祭命婦已除魚者教成祭之俎也叔者夏所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籑曰不以禮請故曰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驚駭貌開之則闖然闖出頭見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而君之爾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自是往殺舍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殺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殺舍不舉陽生殺者譲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箋曰伐例時伯討

宋向巢帥師伐曹箋曰伐例時伯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箋曰侵例時伯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箋曰侵例時伯討

夏公會吳于鄫箋曰公會例時蔡人龍說上取鄫鄫巳入我

秋公伐邾婁箋曰公伐例時

八月己酉入邾婁箋曰內諱滅謂之入例日以邾婁子益來箋曰以來例時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據當舉入爲重內辭也箋曰不言伐則入不顯諱例也使若他人然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醢順他人來文

邾婁子益何以名據以隗子歸不名名此不見箋曰據許男斯以不見復歸故歸文不當絕嫌諱內爲不當也絕

箋曰絕之以滅內惡曷爲絕之據俱以歸獲也箋曰君不死位亦有惡也

先獲後入故名其來以起之曷爲不言其獲據獲晉侯言獲　箋曰據獲莒挐大其獲　獲齊國書亦言獲內大惡諱也故名以起之也曰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箋曰爲公不當親入耳見世內無大惡正邾婁之罪起入非內惡也故不致深諱之

宋人圍曹箋曰圍例時伯討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箋曰救例時伯討義兵鄭先伯國宋王者後故特許二國出師也然則異禮樂者得專征伐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箋曰外入例時同姓例日月者方諱入邾婁故以入曹爲內諱文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据以隗子歸不名　箋曰据沈子嘉以殺故名絕箋曰凡名皆絕也曷爲絕之据俱以歸滅也曷爲不言其滅据滅隗也　箋曰据內乃諱滅諱同姓之滅也故名以起之　箋曰前取田見同姓此絕之使若有罪何諱乎同姓之滅据衛侯燬滅邢不諱　箋曰据非內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　箋曰內方滅

人不可正外故託爲譏救詞其實不責內救也

吳伐我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箋曰伐我例時嫌實力能救曹故見伐我見伯有正內之文下歸益是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箋曰取例時言及蓋別地大小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取內邑當言伐我所以賂齊也箋曰下見歸與沛西田同文曷爲賂齊据上無戰伐之文箋曰据方見力能救之文無所畏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耻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箋曰并邾婁以自廣故致外兵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箋曰歸于例時此當言釋而爲歸田文者順上諱文使若罪未定而令歸聽治也復名之者起實獲也邾婁已滅復見者亦順諱文

秋七月箋曰方諱滅邾婁意不顯故不書他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箋曰杞終進日卒同大國

齊人歸讙及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箋曰歸例時不言我齊已取之與濟西田言取不同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箋曰杞終進月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箋曰取師例時

其言取之何據詐戰言敗也易也箋曰爲下鄭取宋師先見易也實詐之文若不戰明太平內諸夏不戰爲正其易奈何箋曰據戰無難易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箋曰見此譏易以明泖爲王者之師

夏楚人伐陳箋曰伐例時伯國出師之文

秋宋公伐鄭箋曰伐例時

冬十月箋曰下邾婁子來奔欲與歸益相起故不書他事不於十年夏四月去之者哀篇詳見戰伐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學遇之箋曰君奔例月而名

公會吳伐齊箋曰公會伐例時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箋曰齊卒例日

夏宋人伐鄭箋曰伐例時

晉趙鞅帥師侵齊箋曰侵例時譏伐喪文自明

五月公至自伐齊箋曰至伐例時月者會吳危之

葬齊悼公箋曰齊葬例月時者上爲諼殺略之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箋曰自歸例時歸者出入無惡以駁蕭蕢明當自歸彄先奔鄭

薛伯寅卒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箋日薛終退之時卒明略小國

秋葬薛惠公箋曰薛葬例時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箋曰伐例時

吳救陳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箋曰救例時義兵

不進起吳終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箋曰伐我例時下使吳討齊太平大一統不殊夷狄中國以從王為正耳欲見齊罪許吳伐故先見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箋曰出奔例時

五月公會吳箋曰公會伐例時月者謹錄之伐齊箋曰伐例時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箋曰不出公明王者不戰也與齊主之齊抗王命反欲戰齊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獲齊國書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與夷狄

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箋曰與狄獲者起實公獲獲例時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箋曰滕進曰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箋曰滕進月葬當時

衛世叔齊出奔宋箋曰出奔例時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箋曰用例時

何以書据當賦稅爲何書箋曰据不言初作譏箋曰用用者不宜用也何

譏爾箋曰据已譏稅畝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
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過什一　箋曰亦始加賦不言初者諱尤深
也廣北甲之法使軍賦悉出於田爲後世之
所法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箋曰夫人卒例日嫡夫
人從妾母稱者順諱文

孟子者何　据魯大夫無孟子
据日卒不葬內大夫例　箋曰　**昭公之**

夫人也　箋曰定篇見哀毋卒定無夫人明矣
先君妾母卒亦當稱我小君以葬此
不葬而卒故知昭公夫人
以昭公見出而殺其禮也　**其稱孟子何**　据不
稱夫
人某
氏　**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禮不娶同姓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

爲同宗共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箋曰諱施於當時不施於先祖先祖娶之已諱之之是彰其惡也卽實諱當云夫人氏薨葬我小君某氏亦足明矣不當改薨稱卒又去葬也若如所諱爲當貶其親祖妣爲妾乎譏在昭公當見逆至諱文時魯實簡於先君不成夫人之喪乃反託於先公取同姓而諱焉故順其文使若妾母而又去葬乃若內大夫明爲哀諱非爲昭諱也師說失之久矣

公會吳于橐皋箋曰公會例時背殯會狄不譏者順諱文使若孟子非夫人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箋曰公會例時此當不書他事以顯孟子不成喪嫌實諱同姓故再見公會

宋向巢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

冬十有二月螺箋曰螺例時月者記異

何以書箋曰据不言災記異也箋曰文八年已見太平故再見何異爾箋曰据頻見螺不時也螺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螺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箋曰取師例時

其言取之何箋曰据先取已見例易也箋曰以二文相取之起無所用戰直而已其易奈何箋曰据惡宋詐取宋疑可詐詐反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箋曰取師者彼出師而我掩之若殺之役也時務於得眾故有取師之謀惡變詐相報無已

夏許男成卒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箋曰許終退時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箋曰公會例時會復言及起晉侯汲

汲於吳子

吳何以稱子据救陳稱國籆曰据兩會公不進**吳主會也**以言及也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籆曰以吳爲公之主故尊大之其實狄之非進也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据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籆曰据主會雖宋公不先主者**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

其言及吳子何据鍾離之會殊

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盆明矣　箋曰据當言會吳及晉侯足明之

會兩伯之辭也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醕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　箋曰晉伯久矣今汲汲於吳子是兩伯也吳不能主會假晉以召諸侯而晉汲汲與之故譏晉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据伯主人　箋曰据中國無伯可以內詞主會

重吳也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箋曰公數會吳是公重吳也若獨晉重可不見會

曷爲重吳据常殊吳

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向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箋曰言公會兩伯則天下諸侯可知矣齊伯亦爲莫不至之文今以吳而得此故爲中國憂而託大信以重吳春秋文致太平立外二伯復分陝之舊制則天下諸侯廣及海外故云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箋曰伐例時

於越入吳箋曰狄入狄國例時復狄吳者起非實伯伯吳故錄吳也於越夷國入夷例不救此新伯之以明王者當救之

秋公至自會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箋日公至例時明實非大信

晉魏多帥師侵衛箋曰侵例時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据上七年言曼多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

大以帥小箋曰上方以晉見天下諸侯故就以見例治二伯詳也

葬許元公箋曰許葬例時

九月螺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箋曰螺例時月者災重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箋曰孛例月

孛者何箋曰据孛必於星此於東方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据北斗言星名箋曰据星必依于星見于旦也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何以書箋曰据無所侵犯記異也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日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王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箋曰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不絕爲十一月秦歲首也東方中國也明太平更新悉除中國舊亂也

盜殺陳夏彄夫箋曰盜殺大夫例時特見兩盜殺者治及賤者張太平之

法必于陳見者陳杞宋爲三客魯周爲二代新王政成太平之象

十有二月螺 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箋曰螺例時記異故月比三見者王者重民食太平惟以農田爲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 箋曰据狩不言所獲 記異也 箋曰以獲而記狩也 何異爾 箋曰据狩以多獲爲正 非中國之獸也 箋曰獲麟言西故知非中國之獸 然則孰狩之 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 箋曰据不言公 薪采者也 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然之際舉

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箋曰言西者鄙野之地但言狩者微者例**薪采者則**

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

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大之也使若天子諸侯**曷爲大之**据略微箋曰据非天戒**爲獲**

麟大之也箋曰獲者得國君大夫之詞此麟死而曰獲與國書夏盟同以獸疑

人是大之大之則不使微者得獲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据鸛鴝俱

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箋曰据大夫獲君當坐**麟者仁獸也**狀如麕一角而

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有王者則**

至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尙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

無王者則不至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

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

反袂拭面涕沾袍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蝝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

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之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顏淵死子曰噫

噫咄嗟貌

天喪予

予我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

箋曰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以實言之則麟者仁獸為薪采者所獲若孔子見尼於暴君也以文言之則麟為麏災王者獲之於西若海外不臣者皆滅亡也獲者生得國君之詞故知經不以麟至為瑞應也

春秋何

以始乎隱据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箋曰必張三世者見爲政以漸亦以三世異詞明美惡同詞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据哀公未終也　箋曰据四時備然後爲年曰備矣人事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瑞應

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襃曰所謂四時備者例也春秋不記事雖開國王不見諡君夫人略不書盟會征伐隨所筆削略者見一見詳者百出既不可自釋其例唯以屬比見之故其文無之而非義其詞無在而非事至哀十三年所以發明者乃備於此若必終其一年仍是史而非經也則止於春者示春秋之非史也**君子曷爲爲春秋**据以定作五經**撥亂世**撥治猶也**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得之麟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帛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

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夔曰五經多陳聖王之典春秋始記亂世之事一事亂以一義正之之人人知亂之可正故最近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大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不亦樂後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爲制作夔曰未不無不也無不者不敢定之詞也言已不知孔子之述古耶抑自知聖人當王天下不幸不

得位乃作此書以廣堯舜之道使庶士亦得有天子之權堯舜知之必亦喜其道不待位而行也同道相友故樂論語曰有朋自遠不亦樂乎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　箋曰此斥春秋也後聖有作孔子道行故孔子有樂乎春秋之作也

春秋哀公經傳解詁弟十一

受業清泉陳琢 永興史榮森總校

春秋終